



T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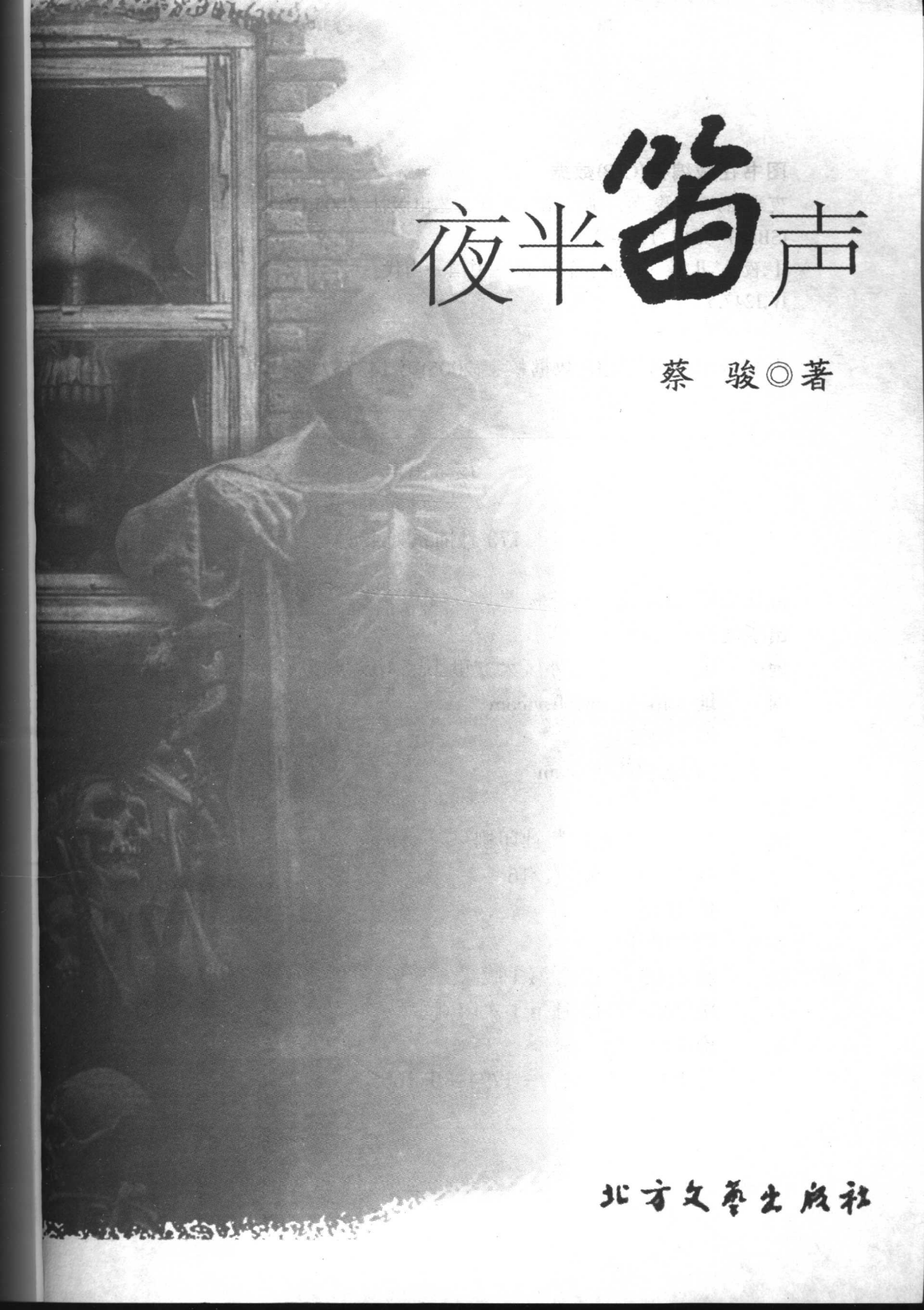
恐怖系列

蔡 骏◎著

夜半笛声

在书店打工的池翠爱上了一个神秘的男子肖泉，一夜之情使池翠有了孩子，肖泉却失踪了，她找到了肖泉的家，却发现早在一年前肖泉就已经死了，池翠处于深深的恐惧中：与她有肌肤之亲的那个男人是一个早已死去了的幽灵！她腹中的孩子是幽灵之子！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夜半笛声

蔡 骏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半笛声/蔡骏 著.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5.12

ISBN 7-5317-1794-8

I.夜… II.蔡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3752 号

夜半笛声

773 恐怖系列小说

责任编辑 梁志民 李庭军

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150020

电子信箱 bfwy@bfwy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16.5

字 数 270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19.80 元

书 号 ISBN 7-5317-1794-8/I·1665

序 幕

—

人们真正的生活开始于不同的时期，这一点和他们原始的肉体相反。

斯蒂芬·金：《黑暗的另一半》

那一年，她七岁。

初夏的夹竹桃肆无忌惮地绽开在马路边缘，这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季节，暮春凋零的花瓣在泥土下慢慢地腐烂，这些美丽的尸体滋润了某些神秘的生命，从黑暗的地底深处，缓缓地爬出来——无论是活着的，还是早就死了的。

七岁的池翠正悄悄地把头伸出窗户，睁开那双清澈得让人着迷的眼睛，向马路另一端的夹竹桃树丛望去。她喜欢那种红色，一种诱惑人的颜色，尽管父亲告诫过她许多遍：那种花是有毒的。

父亲正在午睡，均匀的酣声从他的喉咙里涌出来。一小时前父亲对她说，如果睡醒以后看不到她，那她就会挨揍了。池翠相信父亲的话，但她还是抿着两片小嘴唇，又把头探出窗外，向那丛红得刺眼的花看了看。半分钟以后，她无声无息地走出了家门。

很快她就穿过了马路，通过一条幽深的小巷，一头钻进了夹竹桃树丛里。那些花瓣和树枝散发出一股奇特的味道——这味道并不好闻。小池翠忽然有了些恶心，她知道眼前这些外表美丽的花朵的枝叶里蕴藏

着某种毒液。

几根夹竹桃的枝叶被她碰断了，浑浊的粘液从断枝里流了出来，沾到了她的衣服上。池翠这才感到了害怕，她不敢用手去碰那些仿佛带有魔咒的液体，甚至还想吐。

于是，她开始向前奔跑，七岁女孩娇小的身躯在茂密的夹竹桃树丛间穿梭着。高大的枝叶遮挡了天光，在树丛间构成了另一个幽暗的世界。胸中的那颗小小的心脏跳得厉害，她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头小鹿，在黑暗的森林中逃避着猎人的追捕。

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池翠终于逃出了夹竹桃林。一道白光直刺她的眼睛，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让眼睛重新适应，眼前是一条寂静的小巷。

她茫然地看了看四周，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，头忽然有些疼，父亲的话在她脑子里的某个地方响了起来：黑夜……绝对不要……翠翠……那堵墙……不要……

女孩闭上了眼睛，痛苦地摇了摇头，但她还是继续向前走去。天上飘来了几片乌云，阴暗遮挡住了她白得几乎透明的脸庞。穿过悠长的巷道，周围见不到一个人影。起风了，她忽然想起了父亲的告诫——鬼孩子，就在墙里面。

现在，她看到了那堵黑色的围墙。

墙已经很旧了，上面充满了斑驳的痕迹，墙头的几蓬野草在风中颤抖着。在墙的另一端，墙砖坍塌了一大块。越过墙缺口，池翠向里看去，却什么都看不到，只有一缕奇怪的烟雾在升腾着。

父亲是怎么说的？她努力地回想着父亲的话，那几句话阴郁而沉闷，带着啞啞的气声，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：翠翠……绝对不要靠近那堵墙……鬼孩子，就在墙里面……没有一个孩子能走出那堵墙……

父亲的这句话让她害怕。那是一个深夜，父亲突然叫醒了她的耳朵说起了关于那堵墙的可怕传说。那一晚，父亲喋喋不休地说着，他的表情就像个孩子，一个恐惧中的孩子。

女孩还依稀记得，那晚父亲说的最后一个字是——死。

鬼孩子！墙！死！都在她眼前！

乌云已经布满了天空，天色一下子阴沉得就像傍晚。

她不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孩子，恰恰相反，她从来都温顺得像一头小绵羊。父亲的话总是像烙印一样刻在她的脑海，父亲说，如果她在天黑以后出门，就打断她的腿；如果和别的孩子说话，就割了她的舌头。池翠相信父亲真的会这么干的，要是让父亲知道她现在离这堵墙那样近，那

她就倒霉了。

突然,她听到头顶传来一声巨响,打雷了。

那颗小心脏又怦怦乱跳了起来,她大口地呼吸着,茫然地向四周张望。忽然,她的视线落到了十几米开外的一片空地上。

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正站在那儿。

闪电划破天空,也照亮了少年的脸,他正在看着七岁的小女孩池翠。

女孩的脸苍白得可怕,但那少年的脸比她的更苍白。

片刻之后她说话了,她的声音又轻又细:“你是谁?你在干什么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少年依旧站着,但目光却投向了那堵传说中可怕的围墙,“我在想,那堵墙里究竟有什么东西?”

“墙里有鬼孩子。”刚说完,池翠也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。

少年点点头说:“墙里的人在叫我呢。”

“墙里没有人。”她不想让他进去。

“不,他在叫我呢。我要进去,一定要进去。”

雨点开始落下。

少年缓缓地向墙上的那个大缺口走去,他把手攀在砖上,很容易就爬了上去。

“不,你不能进去。”池翠被这个少年大胆的举动吓坏了,她的声音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响过。也许他并不知道关于这堵墙的可怕传说,或许他的爸爸也不知道。应该拦住他,七岁的池翠下意识地想着。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:他会出事的。

池翠高声尖叫了起来:“你会后悔的。”

可惜,已经太晚了,少年跳进了那堵墙里,再也看不到他的踪影了。

空中又传来一声巨响,池翠仰起头,只看到一道闪电,耀着白光向自己的方向飞了下来——

“不!”

她又一声尖叫。那一年她才七岁,七岁并不是她生命的休止符。很幸运,闪电没有击中她,而是打到了围墙里面。

绝对不要……翠翠……那堵墙……不要……死……笛声……

池翠几乎跌倒,她的脑子里又回响起了父亲的话,那个许多年前的可怕传说。她转身向后跑去,又一次穿过那条悠长的小巷,雨点越来越大,被风暴裹挟着砸到她的头上。

大雷雨。

她又躲进了那片夹竹桃林,含毒的枝叶冷冷地打到她的身上,一些美丽的花瓣在雨中凋零了,融化在她的脸上。一瞬间,七岁女孩的脑子里掠过了

一个字——死。

自己会死吗？池翠轻轻地问自己，那年她还不明白这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她只参加过亲戚的葬礼，看到过追悼会上死者的水晶棺材。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眶，混杂着雨水和夹竹桃花瓣奔流在她脸上。

终于，她像一头小鹿般冲出了夹竹桃林，一口气跑回了家里。

父亲还在熟睡着，也许只有房子塌了才会把他惊醒。惊魂未定的七岁女孩忽然变得镇定起来，她明白绝对不能让父亲知道，她必须守口如瓶。于是她小心翼翼地换了一身衣服，把头发和脸全都擦干净了，幸好夹竹桃的毒液并没有在她身上起作用。然后她就爬上她的小床，用毛毯把自己包裹起来，闭上了眼睛。

窗外雷声阵阵。

过了很久父亲才睡醒。他看到七岁的女儿躺在床上，那小小的身体有些发抖。这个可怜的孩子很早就失去了母亲。他怜惜地抚摸着女儿的脸，粗心大意的父亲没有注意到女儿有些湿的头发。

天黑以后，雨停了。

池翠没有起来，她的身体继续颤抖着，在黑暗中紧闭着眼睛，眼前却总是晃动着那堵墙的影子。她又想起了那个跳进墙里的少年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也许，他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，或永远消失在了地下，就像父亲讲过的那个可怕传说。

那个晚上，她做了一个噩梦。

她梦到了夜半笛声。

第二天醒来以后，女孩依旧对昨天发生的事情默不作声，就好像她从来都没有出过房门一样……

十几年过去了，她已慢慢地长大，从一个女孩成长为一个女人。许多个夜晚，池翠都反复地梦见七岁那年的夏天，一个雷雨的下午，那片开得如此美丽的含毒的花丛，那堵可怕的围墙，还有，那个少年的眼睛。

那是她永远都摆脱不了的噩梦，深深地藏在她的脑子里，一点一点地将她吞噬掉。

她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情。

包括父亲。

她也从来都没有再去过那个地方，那堵围墙就像是坟墓一样，永远都不可靠近，不可触摸。

直到——

二

苏醒。

这是他的名字。

从一个很深很深的梦里,他缓缓地苏醒过来。是床头的电话铃声,那声音不停地刺激着他的听觉和大脑的神经,令他忽然想到了丧钟。又是预感?苏醒的心里一晃,他睁开眼睛盯着那台电话机,又看了看时间,现在是凌晨一点四十分。

铃声在继续。奇怪的是,当他的手还没有碰到电话的时候,他就预感到了电话里的内容——有个人快死了。

他拿起了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:“这里是爱乐医院,你是苏醒先生吗?”

“是我,有人快死了吗?”他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预感说了出来。

对方也许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护士,对苏醒的话感到不知所措,但她立刻说是的,让苏醒赶快到医院里来。

苏醒挂了电话,在床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,然后爬起来走到镜子面前。镜子里是个年轻男子的脸庞,脸上写满了倦容。他看了看窗外深秋时节的夜色,深夜正像浓墨一样覆盖着沉睡中的城市。

几分钟以后,他来到了马路上,踩着一地枯黄落叶抬头看了看天空,没有月亮。这是1996年的秋天,凌晨一点的偏僻马路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影,只有几只野猫,在路边的围墙上悄无声息地走动,猫眼里闪烁着幽亮的光。苏醒在寒风中站了好一会儿,才拦到了一辆出租车。

半个小时以后,他抵达了目的地。医院的二十层高楼像一堵大墙矗立在他面前,在黑暗的夜空背景下闪出几点寒光。

走进清冷的医院大厅,值班的护士好像是睡着了。苏醒没有办理任何手续,坐上电梯来到大楼的十三层——这是一个容易让人感到不安的数字,特别是在这种时刻。

在亮着幽暗灯光的十三层,苏醒轻轻地走进了那间病房,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。——他快死了。

苏醒看到有某种死亡的气息笼罩在病人的脸上。他想努力保持镇定,但

脚下还是弄出了一些声音。于是,病人缓缓地睁开了眼睛,他看到了苏醒。

这是一间单人病床,病人疲倦地躺着。生理盐水缓缓地从瓶子里滴落,看起来这或许只是某种装饰。苏醒的心里还是有些不安,他不知道病人是否还能说话,从病人那苍白消瘦的脸庞来看,病人似乎已经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痛苦。是该结束了,苏醒在心里轻声地说。病人还是没有说话,他们就这样对视着,但他明白病人眼神里所传达的意思。他们今天以前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年半以前,在苏醒考进民乐团的时候。苏醒没有料到再次见到他的时候,居然已经是他临终的时刻了。

苏醒的脑子里有些乱,凌晨一点四十分的电话把他叫到了医院里,因为一个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要见一见他。老人的年纪多大了?苏醒一时想不起来了。他只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老人是在十一岁的时候,父亲把他送到了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子里,十一岁的他透过一道昏暗的光线,见到一个六十出头的白发老人端坐在房间中央,这就是他的笛子老师。

老师没有妻子,也没有儿女,一个人孤独地住在那间老房子里,相伴他的只有十几支各种各样的中国竹笛。有时候苏醒觉得老师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了(或者是孙子)。从十一岁直到十七岁,每个星期五苏醒都要到老师那里去,与其说是学习笛子,不如说是为老人排遣寂寞。六年的时光,从老师那间总是散发出一股如同腐尸般的气味的破烂的房子里,陪伴着苏醒渐渐地长大。

现在,苏醒又闻到了这股气味,气味从这间病房的每一个角落释放出来,混杂着消毒酒精与各种药水的味道,笼罩着奄奄一息的病人。他靠近了老师,看着老师那双浑浊的眼睛。苏醒看到在垂死者的眼球里,正倒映着自己的影子。

突然,老师的眼睛转动了一下,从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嘶哑低沉的声音:“苏醒,我不行了。”

苏醒忽然有些激动了,他贴在老师的耳边说:“不,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
老师摇摇头:“他要把我带走了。”

“他要把你带走?”苏醒茫然地问,“他是谁?”

老师缓缓伸出手,指向床头柜的抽屉。苏醒拉开抽屉,抽屉里除了一只长长的盒子外,没有其他东西了。难道刚才说的不是“他”,而是“它”吗?

苏醒的心里一颤,瞬间他认出了这只盒子。那是七年前的一个晚上,苏醒很偶然地在老师家的一个角落里,发现了这只宝蓝色的丝绸盒子。十四岁的苏醒对这只盒子的第一印象非常特别,只感到自己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。这奇怪的感觉给了他冒险的欲望,他情不自禁地想要打开这只神秘

的盒子。正当他伸手将要打开盒子时,被老师发现了。平时性情温和的老人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,从苏醒的手里夺走了盒子,然后狠狠地训斥了苏醒一顿。那晚老师的表情显得恐惧而焦虑,他严厉地警告了苏醒,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开这只盒子,否则就会带来大祸。至于其中的缘由,他却没有透露半个字。这让苏醒联想到了那个著名的古希腊神话——潘多拉魔盒。宙斯创造的女人潘多拉来到人间,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打开了宙斯送给她的盒子,盒子里飞出了诸神赐给人类的特殊礼物:灾难、瘟疫和祸害。从此,人类就与灾难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从那晚以后,苏醒再也没有见到过这只盒子。奇怪的是,苏醒对于这只神秘盒子的印象,随着他年龄的增加而越来越强烈。甚至在许多年以后,苏醒还能梦见它。在梦中他打开了这只盒子,见到盒子里藏着一具干瘪的婴儿尸体——这是他做过的最可怕的噩梦。

这个噩梦是真的吗?现在,苏醒盯着这只盒子,心中默默地问着自己。

他把盒子放到了老师的面前。病入膏肓的老人从喉咙里挤出了几个字:“把盒子打开。”

“现在可以看了吗?”苏醒一直没有忘记老师当年的警告,他看了看老师的眼睛,这也许是老人一生中最后一个要求了。他又看了看手中的神秘盒子,心跳再一次莫名其妙地加快了——婴儿的尸体?

苏醒打开了盒子。

一支笛子。

他看到一支笛子静静地躺在盒中——潘多拉魔盒里竟是一支笛子!

旋即苏醒闻到有某种腐烂的气味从盒子里释放了出来。但这味道却让他有了冒险的冲动,于是他伸出手缓缓地拿起了笛子。

当苏醒的指尖刚触到笛子的瞬间,就立刻感到一丝寒意,通过笛子的表面渗进了他的皮肤里。拿着笛子的那只手不停地颤抖着,他死死盯着笛子,足足端详了好几分钟。这是一支传统样式的竹笛,大约有四十厘米长,笛管表面涂着棕黄色的漆,笛孔之间镶嵌有紫红色的丝线。膜孔上贴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笛膜,看起来已经许多年没用过了,略微有些松弛。

尽管它已经在盒子里寂静地躺了许多年,但漆色依然鲜亮,在病房昏暗的灯光下,发出某种奇特的反光。苏醒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笛子表面,手感出人意外的凉,那种光滑细腻的感觉是普通笛子所没有的,看起来像某位制笛名家的珍品。不过,通常名家制作的笛子都会留下落款和时间,但这支却没有。只在笛子的最上端刻着两个行书汉字——“小枝”。

“小枝?”他轻声地念了出来,大概这支笛子的名字就叫“小枝”吧。他又

紧皱着眉头想了想,总觉得“小枝”二字似乎在哪里听说过,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。苏醒无奈地摇了摇头,看着病床上的老师,难道让他谈之色变的真是这支笛子吗?

老师浑浊的目光忽然又有神了,他吃力地仰着头看着那支笛子,嘴巴里喃喃地似乎要说些什么。苏醒连忙把笛子放到了老师的眼前,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同时,苏醒也伏下身子,把耳朵贴到了老师的嘴边,想要听清楚老师说的话,也许这是老人生命中最后的遗言了。

“答应我——”

苏醒终于听清老师的话了,他立刻点了点头。从癌症病人的喉咙里发出的气息,直灌入他的耳朵里,幸好苏醒不是用耳朵呼吸的。

老师继续以微弱的声音说:“千万,千万不能吹响这支笛子。”

“为什么?”苏醒感到非常奇怪,笛子不就是用来吹的吗?

“要从许多年前说起了。”老师断断续续地说着,这段话仿佛比他一生中说过全部语言还重要,“那年我只有二十多岁……在一个夏天的夜晚,我走在一条偏僻无人的街上……”

老人显得越来越虚弱了,接下来的声音也越来越轻,含含糊糊,苏醒实在是听不清楚,只能听到几句零星的片断:“血……他一个字都没有说……笛子……我得到了……最后……不……不是我!”

苏醒被吓了一大跳,老人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,那声音充满了恐惧和痛苦,苏醒从来没有见过老师会如此地害怕。苏醒注意到老师的目光先是紧盯着那支笛子,然后视线又移到了他的身后。

“我看见了……”老人的喉咙里发出一阵怪异的声音,像是在呻吟,也像是在哀求。

“什么?”苏醒实在忍不住了,他的精神快崩溃了。

几秒钟以后,从老人的嘴里吐出了四个字——

“夜半笛声。”

瞬间,苏醒打了一个寒战,心里默默地念着刚才老人说的四个字——夜半笛声?他低下头,再次端详着手中的笛子,眼前立刻掠过了许多东西,仿佛无数碎片,闪着星星点点的光亮,钻进了他的脑子里。

过了一分钟,苏醒才回过神来。他轻声地问:“老师,你说什么是夜半笛声?”

没人回答,病房里一片死寂。苏醒看了看老人,他的眼睛依旧睁着,却一动不动。

苏醒的心沉到了水底。

他伸出手指在老人的眼前晃了晃,那双浑浊的眼球直勾勾地看着前

方,没有任何反应。苏醒又伏下了身体,发现老人的瞳孔已经放大了——他死了。

笛子从苏醒的手里轻轻地掉下来,落在了老人的床单上。苏醒眼眶里的一些湿润的液体溢了出来,然后,他按响了床头的警示灯。

现在,苏醒静静地坐在病床边,他的老师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,正在慢慢地变凉。他呆呆地看着老师那双睁圆了的眼睛,它们仿佛两个无底的黑洞。

很快,护士和医生来了,确认了老人的死亡。其中一个女护士是刚才给他打电话的那个,她告诉苏醒:“老人是癌症晚期,一周前就不行了,能一直撑到现在简直是个奇迹,就是为了要见到你一面。他没有任何亲人,为此我们打听了许多人,才得到你的电话号码,也算是满足了老人最后的愿望。”

苏醒点点头,轻声说:“非常感谢你们。”

老人的尸体被推上了担架,护工推着老人向太平间走去。苏醒来到了走廊里,目送着他们消失在电梯间里。护士也走了,这里只剩下他一个人,静静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。

他的手里拿着那支笛子。

现在是凌晨二点五十五分,他一个人坐在医院特护病房的走廊里,刚刚目睹了一个自己亲密的老人死去。深夜的医院走廊里一片死寂,在昏暗的灯光下,总能让人产生某种联想。

他呆呆地看着这支笛子,忽然有了某种奇怪的冲动,把笛子的吹孔放到了自己的嘴边。就在这一刹那,他的耳边响起了老人的声音:“千万,千万不能吹响这支笛子。”

他猛地一惊,回头看了看四周,一个人都没有,可刚才感觉就像是老人站在他身后说话。苏醒感到老人死前的话语依然在这里飘荡着,虽然他的肉体已经被送去了太平间,但似乎有某种东西依然残留在这里,就像老人生命的一部分。

苏醒又放下了笛子,一阵冷冷风从走廊的那一端吹来,夹杂着医院里的特殊气味直往他的衣服里钻。他打了个寒战,默默地看着眼前的笛子,这是老师留给他的唯一遗物。而老师那些断断续续的奇怪遗言,究竟想要告诉自己什么呢?

“夜半笛声!”

苏醒轻轻地对自己说,这是老师临死前最后的话。他该怎么办?

忽然,一阵怪异的风从刚才的病房里吹来,悄悄地钻进笛孔,从笛管里穿梭而过……

第一部 鬼 胎

一

当年的地铁还不像今天这样拥挤，在某些夜晚甚至还有几分静谧，特别是当女孩子轻盈的鞋跟敲打着光滑的地板，在略显空旷的地下大厅里发出奇妙回声的瞬间。

那一年的深秋，二十二岁的池翠总是听到这种声音，在晚上地铁高峰过后的八九点钟时。她总是习惯于在地铁书店最里一层的书架附近徘徊，迎面能看到一大排厚厚的哲学书，几乎从来没有人取下过这些书。她可以听到外面那些奇怪的脚步声，有的就像是要赶着上战场，而有的却胜似闲庭信步。在无聊的时候，她甚至还可以通过脚步声，分辨出外面那些跑向检票口的人们，哪些是写字楼里用来做花瓶的女人，而哪些又是使用花瓶的男人。

晚上九点三十分，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地铁站。

在他还没有走进地铁书店的时候，池翠就已经听到了他的声音。此刻书店里冷清得就像太平间，书架前没有一个顾客。女收银员坐在柜台里看一本琼瑶的书，刚看了十页就打起了瞌睡。池翠还是照着老习惯，呆呆地站在书架的最里一排，听着外面的脚步声。

那是一个男人，年龄不会太大，——他的脚步声离店门越来越近了——也许他不会超过三十岁，因为池翠知道三十岁男人的脚步是什么声音。

他进来了。

池翠还是没有动，她静静地站在一个角落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相信那

个陌生的男人。

那个人的脚步声在前排的书架间徘徊着,虽然人离她越来越近,但声音却越来越轻了,就好像一阵奇特的风,在远处声音很响,到了眼前却又无影无踪。

现在,池翠听不到任何声音了,他好像忽然在空气中消失了,或者,那个陌生的男人根本就不存在,纯粹只是池翠想象中的幻影而已。她的目光落在了书架尽头的一本《博尔赫斯小说集》上,她看过这本书里的一部叫《圆形废墟》的短篇小说,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制造幻影的故事。

突然,一只男人的手拿起了那本书。

幻影?池翠怔怔地看着这个被她想象为幻影的男人出现。

他的出现没有一丝声音,他并没有消失在空气中,而是顽固地闯进了池翠的视线——他穿着一件长及膝部的黑色风衣,黑色的裤子和皮鞋,竖起的衣领遮住了他的脸颊,再加上黑亮的头发,全身都被黑色包裹得严严实实。穿着这样的衣服穿梭在黑夜里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隐形人。

池翠看不清他的脸,只能看到他身体的侧面。他的手里拿着那本《博尔赫斯小说集》,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就放下了,也许他早就读过这本书了。他又拿起了另一本书,池翠依稀看到封面上写着“城堡”两个字。

与绝大多数的顾客相比,他看书的时候简直安静得可怕,就连翻书页也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,乍一看还以为是一尊黑色金属铸成的街头雕像。这让池翠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,她怕自己弄出点什么声音来破坏了这里的安静。于是她屏着呼吸,站在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,仿佛自己也要消失在空气中了。

一辆地铁列车驶过,打破了这里的死寂。在地铁驶过的瞬间,池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就在同时,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把头抬了起来。

他看着她。

她也看着他,看着他那双特别的眼睛——这是一双能吸引无数人的眼睛,黑色的眼球和瞳孔显得深不可测,里面似乎隐藏着某种神秘的东西,充满了诱惑,池翠从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能有如此漂亮迷人的眼睛,或许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重瞳。

可惜的是,他的目光过于忧郁了,仿佛覆盖上了一层薄雾,不然他的眼睛会更让女人痴迷。

池翠觉得他的眼神具有某种穿透力。她感到自己被那双眼睛完全看穿了,他的目光就像是一双温柔无比的手,细细地触摸着她全身的皮肤,还有她心底最隐秘的那一部分。忽然,池翠的眼睛也捕捉到了一个细节:他的眉

头微微一扬,好像从她的身上发现了某种东西。

池翠有些害怕了,匆忙地低下了头,她不敢和这样的眼睛对视。从很小的时候起,父亲就总是告诫她,一切富于诱惑的东西里,都埋藏着可怕的陷阱。

当她又抬起头的时候,那个男人依旧这么看着她。或许,是他们的眼睛有某种共同之处吧?池翠的脑子里胡思乱想着,心跳也加快了,她暗暗地警告着自己,不应该这个样子的。可是,她的毛细血管却不听她的思维控制,一阵绯红涌上了她平时略显苍白的脸颊。

他看上去最多只有二十七八岁的样子,但目光却异常成熟,似乎在他的眼里,池翠只不过是一个害羞的女中学生。与他迷人的眼睛相比,他的脸颊过于消瘦了,脸色也苍白得吓人,尤其是在那件竖起领子的黑色风衣衬托下,只有下颌还泛着一层青色的光。他把那本《城堡》放回到了书架里,然后向里走了几步,距离池翠只有几米了。看起来他依旧面无表情,但已不是刚才那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了。

很快,他的目光从池翠的脸上移开了,落到了书架上,似乎是在寻找着某本书。平时看到这样的顾客,她一般都会主动询问他们要找什么书,并帮顾客找出来。池翠知道自己应该说话了,但却感到喉咙里被塞进了某种东西似的,什么声音都发不出了。她有些着急了,用手捂着自己的喉咙,大口地喘气。

他回过头来看着她,虽然不说话,但那双眼睛却似乎在问“怎么了?”

池翠还是说不出话来,她摇了摇头,不知道自己该怎样表达。对方依然不说话,两个人愣在那里,就像两个不会哑语的哑巴在用眼神互相交流。

书店里静得让人窒息,直到店门口女收银员的声音打破了这里的静谧。

“池翠,你又跑到哪里去了,已经九点三刻了,打烊了。”

池翠这才回过神来,但她还是没有说出话来,只是向他礼节性地点了点头。男人当然明白她的意思,他的嘴角微微向上翘了翘,然后也向她点了点头,那副样子就像是腼腆的小学生。

他一句话都没有说,转身就走了。

池翠跟在他的身后,看着他快步地走出书店。女收银员似乎还没反应过来,依旧叫着池翠的名字。池翠并不回答,她倚在店门口,目送那个男人走到地铁检票口,把票塞进检票机里,然后消失在通往站台的通道中。

“你怎么了?”女收银员走到池翠的身边问。

池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,这才说出话来:“我没什么。”

她低下头,忽然看到在店门口的地上有块白色的东西。她弯下腰捡了起来,原来是块白色的丝绸手帕,质地柔软而光亮,摸在手里的感觉很舒服。在手帕的左上角还绣着一支漂亮的笛子。

女收银员看到了池翠捡起来的手帕,淡淡地说:“是刚才那个男人落在地上的。”

池翠把这块绣着笛子的手帕握在手心里说:“放在我这里吧,我会还给他。”

“你认识他?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随你的便。”女收银员话音未落,就挎好包冲出了店门,回头对池翠说,“走的时候把门锁好。”

书店里只剩下池翠一个人了,她呆呆地站在门口,看着地铁大厅,将近十点钟一切都显得空空荡荡的,只有追赶末班地铁的脚步声零零落地响起。

她缓缓地摊开手心,静静地看着那支绣在手帕上的笛子。

二

第二天,池翠准时来书店上班,她打的是短工,每天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三刻,一周只休息一天。在空闲的时候,她还为一家杂志社做校对,这是通过她的一个做编辑的同学联系的。虽然兼职两份工作,但加在一起并没有多少收入。她刚毕业才几个月,就已经换了两份工作,第一份是在合资企业的公关部,她做了一个月就辞职了。第二份工作是在酒店的销售部,时间更短,只干了一个星期。她觉得自己天生不适合办公室工作,只要在办公室里一坐下,她就有昏昏欲睡的感觉。其实她并不希望这样,但她无法控制自己,只好到这家地铁里的小书店里打打短工,终日面对一排排不会说话的书。

这天池翠与平时不太一样,从一上班起,她就站在靠近店门口的地方,一眼就能看到地铁大厅里的人。她站在第一排书架前不停地徘徊着,这里放着的都是畅销书,有几个路过的人进来看这些书。池翠的眼睛并不看他们,而是一直对着外面,而她上衣的口袋里则放着那块绣着笛子的手帕。

她在等待他的出现。

手表从四点一直走到了九点半,书店里的人越来越少,最后只剩下她和收银员两个人。池翠有些累了,她又退到了最后一排的书架边上,拿起了昨天那个男人看过的那本《博尔赫斯小说集》。她翻到了《圆形废墟》那一页,胡乱地默读了其中几行,却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。池翠暗暗地嘲笑自己的幼稚,她已经二十二岁了,但有时候却像一个七岁的小女孩那样富于幻想而任性。她想那个男人不会再来了,也许昨天只是他偶尔一次来这里坐地铁,丢了一块手帕对男人来说简直微不足道,大概他自己都不会记得手帕的存在了。

池翠微微叹了一口气,把那本《博尔赫斯小说集》放回到了书架里。忽然,她看到有一只手伸进书架,拿出了一本《艾略特诗选》。她抬起头,看到了一双诱人的眼睛。

他来了。

池翠与他的眼睛的距离只有十几厘米,近得能感觉到他均匀的鼻息。她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大步,但目光还是呆呆地注视着他。

他的嘴角微微一斜,那双眼睛仿佛在对池翠说话:你怎么了?

手帕,绣着笛子的丝绸手帕,池翠的脑子里被那块手帕占据了。她大口地呼吸,胸口不停地起伏着,声音终于从喉咙里逃了出来:“手帕。”

他似乎一时没反应过来,还是用那种眼神看着她。池翠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,在心中暗暗祈祷,但愿他不要真是一个哑巴或聋子。

他不是。

“手帕?”他反问了一句,声音轻轻的,带些磁性。

池翠点点头,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块手帕,递到他的面前。当他看到手帕上绣着的笛子,终于明白了过来。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极为腼腆的笑意,与他那苍白的脸色显得极不协调。

“谢谢,我自己都忘了。”他向池翠点了点头,在接入手帕之前,他盯着池翠的眼睛说,“你把它洗过了?”

池翠吃了一惊,他怎么知道的?昨天晚上,她回家以后确实把手帕洗了洗。不过,她是单独用清水洗的,没有使用任何肥皂或者洗衣剂之类。而且,这块手帕在洗以前就很干净,也没什么气味,单靠鼻子是闻不出来的。况且,现在手帕还在池翠手中呢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

“是你告诉我的。”他这才接过了手帕,用手轻轻地揉了揉那柔软的丝绸,然后塞回到了他那件黑色风衣的口袋里。